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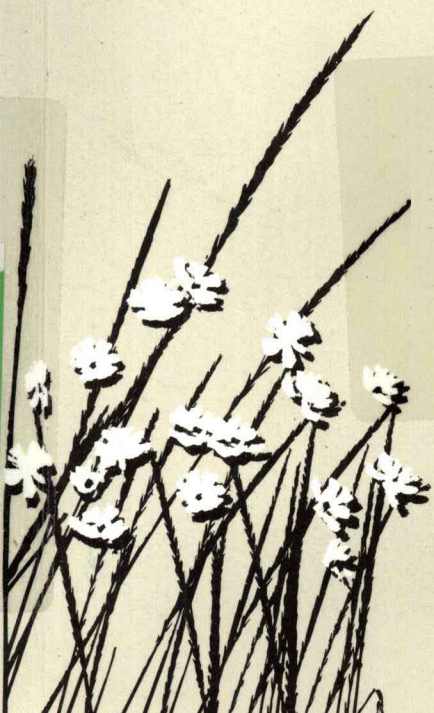


《野草》释义

陈安湖 著



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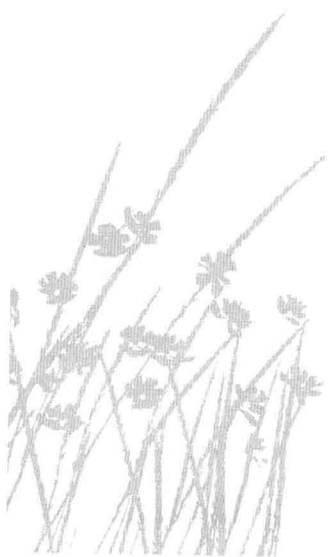


《野草》释义

陈安湖 著



民
大
版
社



责任编辑:姜 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草》释义/陈安湖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

ISBN 978-7-01-011988-5

I. ①野… II. ①陈… III. ①鲁迅散文-散文研究 IV. ①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2631 号

《野草》释义

YECAO SHIYI

陈安湖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25

字数:272 千字

ISBN 978-7-01-011988-5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野草》问题杂谈（一）（代序）

《野草》是鲁迅的一部著名的象征散文诗集，在思想和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影响也十分深远；然而这部诗集含义隐晦、索解为难，却也是众多学者所公认的。这并非作者用字生僻。字是个个都认得的；但它们联成一气，化为某种象征性形象，看起来就令人茫茫然、懵懵然，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了。作者早年就说过：“象征神秘之文，意义每不昭昭，惟凭读者主观，引起或一印象，自为解释而已。”^①然而能引起较为具体的印象，作出多少“自为解释”的，恐怕也只限于较有文学素养的人；一般初学者缺乏应有的人生经验和阅读经验，对作者的生平思想又没有多少了解，便往往一片模糊，引不起什么印象，作不出什么解释。对于《野草》这样象征隐晦之作，初学者不易理解，是很自然的。

我们老一辈的学者有鉴于此，历年来做了不少注释讲解的工作，其中不少是逐篇解释作品的思想含义和疑难之点，对初学者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自然，由于个人的“主观”不尽相同（这是难免的），引起的印象不同，其解释也不免有分歧，有异议；但从主观上说，他们始终尊重作者，力求忠实于原作，绝不存心炒作，凭空猜测，以哗众取宠为荣。他们的著作不但有益于广大的初学者，也促进了《野草》研究的发展。

反观近时的《野草》研究，我觉得老一辈学者谨严求实的学风，似乎已经大大衰落了；在市场化商业化浪潮中，风涌而起的是一种不求实际，追新逐奇、哗众取宠、近乎商业炒作的虚妄作风。我不是说谨严求实的学者已经绝迹；但在这个领域里，炒得沸沸扬扬、哄动众多读者的却多是喜欢标新立异的新生代的索隐派。他们大多是年轻的学者，并没有多少学术研究的经历，然而却很受旧时的颓废派文学思潮的影响，崇拜个人中心主义；在方法上则坚持主观唯心主义。他们认为文学作品只有个人性，没有社会性；所以一贯反对社会的、思想的、政治的文学批

评。这显然是冲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传统而来的。在他们眼里，《野草》中那些揭露社会病苦、抨击黑暗势力的战斗内容，只是一个幌子（他们认为作者在玩弄“障眼法”），骨子里表现的其实是作者因种种关系难以直说的个人隐私。只有拨开那些“障眼”的烟雾，深入挖出个人的隐私，才算抓住作品的灵魂。所以不管作品用的什么材料，写的什么事件，他们都设法从中找出疑点（他们谓之“谜”），然后曲曲折折地加以“破解”，一律往作者隐私方面扯，不是家庭变故，就是恋爱纠葛。例如有人把《秋夜》中的两株枣树，说成是作者和周作人的化身；两株分开提，即暗指兄弟的失和。还有人认为《影的告别》中的“影”和“形”（“影”的本体）即影射作者和朱安，“影”坚决向“形”告别，即暗示他们婚姻的破裂。也还有人说，《颓败线的颤动》中被遗弃的老女人，是作者自况，女儿和女婿一家，即周作人一家，老女人被赶出家门，即暗指作者被赶出八道湾。还有一位青年学者，本来曾经坦白承认自己无法读懂《野草》，然而转眼间却挥笔写出了一部厚厚的专著，以狂热的自信自夸，宣布他第一次“破解”了《野草》的“世纪之谜”。这是个什么“谜”呢？原来即是作者和许广平的恋爱隐私。他认为作者写《野草》的“诱因”，也就是要为自己和许广平建造一座不朽的“爱情丰碑”。他因此就从《秋夜》开始，逐篇探索，刻意从字里行间追寻作者的爱情暗示，随之串联起来，直到最后的《一觉》，为作者划出了一条鲜明的“情爱心理的轨迹”，指明这就是《野草》的奥秘所在。

这，在我看来，事实上全是无中生有，凭空炒作，然而却有人拍手叫好，誉之为“有益的探索”。也还有人在报刊上宣扬说：“作者的研究是有价值、有见地的，他帮助鲁迅脱下了别人硬加在他身上的道袍，让大家容易走近这颗‘人之子’的灵魂”。

鲁迅身上没有“道袍”，只有“婚纱”，这就是现今的索隐派们对他的结论。其实，在我看来，并非鲁迅身上没有“道袍”，而是他们强行扯下他的“道袍”，只让他穿上“婚纱”，把他改扮成“爱情之神”来供奉。

这种炒作，真可谓异想天开，闻所未闻；然而其荒谬也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说作者生性不喜欢在人前夸耀自己的爱情经历，更不愿意为自己建造什么“爱情丰碑”，就在创作《野草》的前大半段时间，也根本



不存在他和许广平的爱情纠葛。第一篇《秋夜》写于1924年9月15日，此时作者还没有同许广平通信；1925年3月11日第一次通信，也还不能说是他们恋爱的正式起点，因为那不过是师生间的通信，即使彼此（或一方）有仰慕之情，但尚未相互沟通，共同确认，所以还不能说已确定了正式的恋爱关系。作者也曾说过，他们开始通信时，也没有预料会有后来的结局。事实上，他们正式确定恋爱关系，已经是1925年七八月以后的事了。而在此之前，《野草》已完成了16篇，占了23篇（不算《题辞》）的三分之二以上，况且其中的大部分又写于作者和许广平第一次通信之前。把这统统列入他们的“情爱心理的轨迹”之中，岂不荒谬？1925年七八月以后所写的一些篇章，如《立论》、《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等等，也明明是揭露社会病苦、抨击黑暗势力之作，同作者个人的“情爱心理”相去十万八千里。

研究鲁迅的人，理应尊重鲁迅。《野草》究竟写了什么，属于什么性质的作品，作者其实是有明白指示的，在《二心集》的《〈野草〉英文译本序》里，他就已指出：

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时我已避居别处；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此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

作者这里只随手举了七篇，实际上代表了《野草》的思想政治倾向，证明它绝不是作者“情爱心理”的结晶，而是他的社会斗争的记录。如果说七篇之中同他的爱情有点什么瓜葛的话，就只《腊叶》一篇。然而就是这篇作品，也不能说仅仅表现了他和许广平之间的爱情；因为他所说的“爱我者”并不只许广平一人。1926年6月17日，他曾就许广平等人几次去劝他戒烟戒酒、好好保养，不自暴自弃的事写信致李秉中说：“还有几个人希望我活下去。”^②这“几个人”，就都是“爱我者”，其中许广平自然是主要的，但此外还有他的学生和亲友如许羨苏、

王顺亲等人（据1925年7月28日《鲁迅日记》）。可见这篇作品同时还表现了师生之情和亲友之情，不能说只表现了他和许广平之间的爱情。

现在有些人把男女的爱情看得很重，以为人生不讲爱情便无意义，文学作品不写爱情便无价值，媒体不炒作男女绯闻便无销场，于是别出心裁，挖空心思，专门从一些著名的影视明星、文化名人身上寻找爱情秘闻，津津乐道，广为传播。前几年作家婚恋史流行一时，恐怕与此不无关系。鲁迅和朱安、许广平的感情纠葛，多年来一直成为好事者追逐炒作的焦点。他们在鲁迅著作中找不到相应的材料，便用索隐的办法去制造，一定要从字缝间找出有趣的东西。《野草》是一部较为隐晦的书，向来都是各说各话，正可以充分发挥自己虚构想象的伎俩，所以便成了新索隐派们竞相炒作的对象。

然而，这些人没有想到，鲁迅对于那些无中生有、无事生非的索隐派一向是非常憎恶的。1936年1月，他在上海的刊物上发表了历史小说《出关》，本意为批评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讽刺“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的；然而当时的索隐派批评家却挖空心思，无中生有，硬说他是讽刺傅东华，借此报私仇。他当即予以严词驳斥，说，“这些话，在朋友闲谈，随意说笑的时候，自然是无所不可的，但若形诸笔墨，昭示读者，自以为得了这作品的魂灵，却未免像后街阿狗的妈妈。她是只知道，也只爱听别人的隐私的。不幸我那《出关》并不合于这一流人的胃口”。^③当今的索隐派不就是这样吗？他们是只知道，也只爱听别人的爱情隐私。无论怎样严肃的战斗之作，总要往个人隐私方面扯，自以为得意，自以为得了这作品的灵魂。这证明他们和后街阿狗的妈妈并没有区别。如果鲁迅还活着，看到这些人如此糟蹋他的作品，真不知道会怎样的憎恶和愤怒了。

鲁迅是一个战斗的作者。他的创作，志在革新，并不专为表现自己，更从不借此报私仇。他的方法，是通过典型的创造，揭露社会弊端，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多次说过，他的创作“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④鲁迅有些作品，也往往夹杂着他自己或其他人的片断事迹；但经过他的加工改



造，就成为一个全新的典型形象的一部分，和原型倒不相干了。例如，我们从《孤独者》的魏连受、《端午节》的方玄绰身上，都可以看到一点鲁迅自己的影子，但不能说他们就是鲁迅。只抓住原型不放，看见有一点甲的事迹就认为是写甲，有一点乙的事迹就认为是写乙，就此穿凿附会，妄加猜测，自以为独得作品的秘密，其实只说明自己对典型创造的无知。《野草》虽然不是小说，但作者所写的人物和事件，也大都经过加工改造，成为典型化的人物和事件，其意义远不是某些个人及其隐私可比拟的。把《野草》说成是作者个人情爱隐私的记录，是对它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否定，也是对作者一贯的创作思想的否定。

我由此想到，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学者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谨的学风，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的观点，为初学者进一步阐释《野草》的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内涵和战斗意义，还是目前一项十分迫切的工作。索隐派所以把《野草》糟蹋得不成样子，就由于他们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道理。研究作品只凭主观。在没有看懂作品之前，先悬拟一个主观假设；然后按照这个假设去审视作品。凡不合他的主观假设的，都一一排除，或别作解释。这种主观主义使他们无法接近鲁迅，要使这种人清醒过来，也得靠马克思主义，此外什么办法也没有。

自然，也应该承认，《野草》确是一部不容易读懂的书，不但我们一般初学者，就是研究多年的人，也不一定每篇都能读懂；过去解释上有分歧、有异议，就是各人不一定都能读懂的证明。几十年来，大家都在摸索；初学者因为缺少知识和经验，困难自然就更大。不过，我想，问题在方法。初学者如能找到一个好方法，又能坚持下去，也会有读懂的时候。但好的方法却不能从主观唯心主义那里去找，只能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去找。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绝对要求，就是把作家作品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鲁迅也曾指出，论文必须顾及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⑤这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批评原则。这意味着，研究作家作品，必须了解作家作品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所以，我们万不可孤立地诵读《野草》，同时要读一些有关的历史书籍，尽量多了解当时的社会状态和历

史斗争，特别是与作者有关的历史斗争。鲁迅曾经说过，人们之所以不理解他的作品，往往是由于不了解他与之战斗的人和事，好像他的骂人都是无的放矢，一个人对着空中发疯。对《野草》来说，我们必须了解1924—1926年北京政坛以及文化教育界新旧斗争的历史，其中又特别是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的历史。因为《野草》的思想内容许多都同这些历史斗争有关，有好些篇章甚至是针对这些历史斗争而发的；作者各种复杂的思想感情也多为这些斗争所激发。可以说懂得这些历史，就懂得了《野草》的大半。

其次，鲁迅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这里既出发于唯物主义，又体现了辩证法。所谓“作者的全人”，主要指他的全部著作。鲁迅的著作，虽然体裁各不相同，却是有机的整体，在思想感情上彼此相通，相互照应，相互包容。《野草》以象征方法所表现的比较隐晦的思想感情，在其他著作中也常常重复出现，有时还以较为明白畅晓的形式出现。这说明我们在诵读《野草》的同时，还得十分认真而系统地攻读作者的其他著作，特别是1924—1926年的著作，如《华盖集》正续编、《两地书》、《彷徨》以及《坟》的后半部等等，力求深入地体会作者在激烈的现实斗争中所激发的各种复杂的思想感情以及他表现这些思想感情的不同方式。有些著作读一次是不行的，必须多次的反复阅读，务求融会贯通，深印于心。此外，自然还得留心阅读一些中外学者有关鲁迅——特别是《野草》的著作（包括回忆录和通信）。至于《野草》本身，自然尤须花功夫苦读。开始读不懂不要气馁，要硬着头皮读下去，一遍、两遍、三遍……一面读，一面联系当时的历史和作者的思想，反复思考，锲而不舍，总会有所领悟。以上说的就是我们读懂《野草》的方法，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此外也不会有其他有效的方法了。

附注

①刘运峰编：《鲁迅佚文全集》上册，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296页。

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8页。

③《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7—518页。

④《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3页。

⑤《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0页。

⑥同上。

目 录

《野草》问题杂谈（一）（代序） / 1

题辞 / 1

秋夜 / 13

影的告别 / 22

求乞者 / 32

我的失恋 / 40

复仇 / 49

复仇（其二） / 56

希望 / 64

雪 / 73

风筝 / 81

好的故事 / 89

过客 / 95

死火 / 109

狗的驳诘 / 117

失掉的好地狱 / 120

墓碣文 / 131

颓败线的颤动 / 139

立论 / 147

死后 / 152

这样的战士 / 164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 173

腊叶 / 181

淡淡的血痕中 / 189

一觉 / 196

附录

说《雪》 / 205

关于《雪》的论辩 / 215

《野草》问题杂谈（二） / 227

《野草》问题杂谈（三） / 238

《野草》研究的历史回顾和问题商讨 / 247

后记 / 281



题 辞^①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②，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③，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④，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⑤。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⑥，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上。

①《题辞》作于1927年4月26日，最初发表于1927年7月2日的《语

丝》周刊第138期。

②“大欢喜”，即极大的欢喜。对腐朽有“大欢喜”，表明作者并不害怕腐朽，因为从腐朽知道自己的生命并不空虚。

③“吸取露，吸取水”，指吸取时代的新思想，新潮流，意味着《野草》也是新潮流的产物。

④陈死人，即死去很久的人。语出汉乐府《驱车上东门行》：“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作者用以指中国辛亥革命以来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先驱战士。作者在《野草》中吸取了他们的血和肉，即吸取了他们流血牺牲的经验和教训，表明《野草》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

⑤作者称《野草》“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地面”即指产生这惨白色小花的地狱，暗指中国当时的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现实。

⑥“兽”，指黑暗统治者及其帮凶们。

这是作者为《野草》写的序言。大约因为用散文诗的形式写的缘故，称为《题辞》。在《三闲集》的《路》一文和其他的一些通信中，作者又直称为“序”。

《野草》编定于1927年4月间，当年7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印行。在第1版至第6版中，都收入了这篇《题辞》；1931年5月，北新书局迁上海后印第7版，即为国民党书报机关抽去。关于《题辞》的遭遇，作者曾在给友人的信中两次提及。1935年11月23日，在给邱遇的信中说：“《野草》的《题辞》，系书店删去，是无意的漏落——他们常是这么模模胡胡的，——还是因为触了当局的讳忌，有意删掉的，我可不知道。”① 1936年2月9日，在给夏传经的信中又说：“去年上海有这么一个机关，专司秘密压迫言论，出版之书，无不遭其暗中残杀，直到杜重远的《新生》事件，被日本所指摘，这才暗暗撤消。《野草》的序文，想亦如此。我曾向书店说过几次，终于不补。”② 1941年，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印行《鲁迅三十年集》，重新把《题辞》收入《野草》。

《题辞》写于1927年4月26日。当时作者已离开中山大学，住于广州白云路白云楼。过了几天，大约五月初，作者曾应两位来访的广东青年的要求，对《题辞》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含义，作了简要的说明：



写《野草·题辞》是在深夜。这是我写作的老习惯了。从窗口望出去，楼下有荷枪实弹的警察站岗放哨，天地在黑暗统治下，我想得很深，很远；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展望未来，把自己千头万绪的想法总结了一下。就是那么一回事。^③

作者写《题辞》时，离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十四天；离广州的四一五政变十一天。蒋介石集团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屠杀还在各地疯狂进行，“楼下有荷枪实弹的警察站岗放哨，天地在黑暗统治下”，说明当时的广州已变成了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作者年初到广州后同共产党人（主要是共产青年）来往密切，大屠杀开始时又在中山大学奔走呼号，营救被捕学生，曾被目为共产党或亲共派，随时有被捕被杀的危险，但他没有因此离开广州，仍在白云楼上坚持工作和战斗。从四月中到九月底，他编定了《野草》、《朝花夕拾》和《唐宋传奇集》等书；又整理了荷兰作家望·蔼覃的童话《小约翰》的译文。《题辞》就是他编定《野草》、准备交北新书局出版时所写。

本来，1926年南下以后，他看到国内第一次革命战争的兴起以及由广东开始的北伐的节节胜利，心情十分兴奋，觉得中国又有了新的希望。哪知风云突变，一向在革命阵营里以共产党的同道自诩的蒋介石，竟然背信弃义，转过枪口对准自己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置他们于血海深渊。去年三一八，段祺瑞在北京使卫兵用步枪和大刀屠杀徒手请愿的青年男女四十多人，伤一百五十人，他曾悲愤地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④现在蒋介石杀的不是几十人、几百人，而是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这不但使他悲愤，也使他震惊。他说：“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⑤“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历过。”^⑥这一场大屠杀对他的直接影响，是顿时消去了他初到南方时那种乐观开朗的心情，又深深陷入了悲观绝望之中了。9月25日，他在致台静农的信里说：“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以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⑦我们今天读他这篇《题辞》，还深深地感受到他当年思想上所受的巨大刺激和极端愤激的心情。

然而，他也没有因此退回北京时期那样的思想状态。9月间，他在《答有恒先生》一文中说：“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④改变什么？怎样改变？他没有细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到南方，目睹了革命潮流的高涨，特别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运动的兴起，已经大大地破除了他原来的“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悲观情绪，初步建立起对中国现状和将来的新的信念。四一二政变只给他的思想蒙上一层暂时的阴影，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他的新的信念。也正是从四一二开始，他看清了蒋介石的面目，促使他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由同时支持国共两党转而单独支持共产党，把共产党和工农群众作为自己唯一的政治依靠，这是他走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

就在这样一个“杀人如草不闻声”的黑夜里，他望着窗外荷枪实弹、站岗放哨的警察，面对自己目前的处境以及中国的现状和将来，浮想联翩，“想得很深、很远”，然而千头万绪，都集中在一点：在一个革命的新时期，自己该怎么办？对新的斗争应该有怎样的回应？做怎样的准备？并将进行怎样的工作和战斗？这就是他所说的“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展望未来”的主要含义。他这篇《题辞》，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

这序和一般的序不同，是用尼采式的警句组成的，有韵律，有节奏，还加上大量的象征意象，实际上也是一篇象征散文诗。作者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形式写？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身处逆境之中，有些话不便直说，也不愿直说；此外，也可能是想要《题辞》与《野草》的作品保持体裁和艺术风格上的统一；但因此也就多了一点隐晦曲折，增加了我们理解的难度。下面，我按段落的顺序，就其主要含义，作些简要的解释，希望有助于初学者读懂这篇作品。

开头两句是总起：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这说的是作者当年在创作上经常产生的一种矛盾心情，《野草》的创作，与这种矛盾心情有密切的关系。1927年10月，他在《三闲集》的《怎么写》一文中再次提到这两句话，并说明了他产生这种矛盾心情



的原因，实际上为这两句话作了注解。

他在《怎么写》中说，他到厦门大学以后，一个人住在一间大洋楼里，晚上“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静寂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作者所谓“不能写，无从写”，并非说“不应写”，而是说这“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太深太广，离自己又太远，一时无从下笔。这时候，作者忽然转过笔头，说他在静寂中孤思默想的时候，不料被蚊子在腿上钢针似的一刺，突然一惊，跳了一跳，“什么哀愁，什么夜色，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他由此想到，“虽然不过是蚊子的一叮，总是本身上的事来得切实。能不写自然更快活，倘非写不可，我想，也只能写一些这类小事情，而还万不能写得正如那一天所身受的明显深切，而况千叮万叮，而况一刀一枪，那是写不出来的”。^⑨1927年10月，在《关于知识阶级》的讲演里，作者又说了一段意思相近的话：

有人说我只会讲自己，这是真的。我先前独自住在厦门大学的一所静寂的大洋房里；到了晚上，我总是孤思默想，想到一切，想到世界怎样，人类怎样，我静静地思想时，自己以为很了不得的样子；但是给蚊子一咬，跳了一跳，把世界人类的大问题全然忘了，离不开的还是我本身。^⑩

这显然是针对一些人对他的恶意批评而发的。这些人厌恶他写自己的事情，就因为他们站在没落的营垒里，常常协助统治者加害于他，因此不愿意看到他揭露军阀的罪恶。所谓蚊子，指的就是他们一类人。作者说他的《野草》是他“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⑪，这“钉子”和蚊子叮咬也都是指这些人对他的打击和迫害。他坚持写自己的事情，就是坚持同这些人作斗争。这是当时文化思想界新旧斗争的一部分，当然并不是什么小事情。而且由于是自己亲历的斗争，自己深受的痛苦，感受格外深切，写出来就特别真实感人，比写那些茫远的事情要切实得远。